

◎一戊鍾子田家長/鍾國強



自太平山頂觀維多利亞港日落，比鄰港島和九龍半島上星羅棋佈各式各樣的建築大觀，猶如華燈初上出落入時的貴婦淑女，陸續穿戴五光十色的珠寶，霓虹燈不斷慢慢的閃爍亮著，映照殘陽落霞影漾，紅得好像鑽石的血。人說獅子山國產的鑽石是用人民的血換來的，香港不也是用中國人的血換來的。記得剛到臺北時，政局不開放，樓房不高，夜景燈火並不輝煌，但看著看著，卻看到了一份幾千年少見的太平；今日政局開放，卻不見以前的寧靜。

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，看書的人不多，除了八卦雜誌外，有一種書是蠻多人愛看的，幾乎人手一卷，好像蠻有文藝氣息，看仔細點，原來是查良鏞的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神鵰俠侶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天龍八部》……。有人說武俠是不入流的小說，結果卻比孔孟老莊佛更深入人心，成了海內外華人心中道德和修養的基準，而武俠功夫電影和音樂變成了香港獨一無二的文化表徵。羅文與甄妮合唱的「鐵血丹心」，及關正傑的「萬水千山縱橫」，更是唱出千古傳誦的俠氣。

近代史上，似乎香港沒出幾個人才，但細看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是在香港接受中學及大學教育而成長的。張愛玲在香港寫了《秧歌》和《赤地之戀》，連胡適也給予「平淡而近自然」的極高評價。繼五四文風之後，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復觀等大師在香港新亞及聯合書院創立新儒學派承先啟後，接駁起當時斷續的中國文化困境。

香港有一種別處沒有的餐廳叫茶餐廳，不中也不西，以飲冰甜食為主，沒有裝潢和排場，消費便宜又坐得自在，吃一個波羅油餐包，一杯紅豆冰或奶茶，便可坐一個下午，是落魄文人聚首、寫稿，和聊天的好地方，在裡面蘊釀出許多憂國憂民的文章，梁啟超以莊子「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，吾其內熱與？」寫下了著名的《飲冰室文集》傳世。臺灣不會不中不西，不過比較多日本料理，而且是亞洲吃日本料理中最便宜的地方。

鄧麗君在臺灣成長，但她的歌是在香港發軔的，她以香港為基地，往日本、美加發展，最後傳揚大陸。「何日君再來」、「假如我是真的」、「甜蜜蜜」……猶如春風、及時雨，至今鄧麗君的歌聲仍然穿梭香港大街小巷。她那獨一無二，文質雙勝，清亮柔韌透明的嗓音，在華人社會依然悠悠的傳誦著。

香港出了一個李小龍，他用詠春派的功夫，以老莊哲學的風貌來詮釋和發揚，不論在銀幕上下，他把日本人、外國人一一打倒。政治上，中國人等了很久都站不起來，可李小龍卻扎扎实實的證明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。今天詠春拳因李小龍而傳遍世界，中華文化再沒有比李小龍傳揚得更廣，連東歐的波士尼亞也立李小龍像來紀念他的族群和解的功勞。臺灣沒幾個族群，好像只有漢人和原住民，大概不用李小龍來費心了！



◎一戊/鍾子田

小時候，媽媽講話發音很清楚，聲音悅耳，十分好聽，卻很少聽到爸爸說話，不知道他的聲音有什麼不同。

有一次我們全家人飛到香港，到醫院探望爺爺，爺爺整個人顯得沒有力氣，爸媽說爺爺生了重病，趕緊來看他最後一面。過沒多久，爺爺過世了，爸媽都很傷心。那時的我才四歲，根本不懂的人間疾苦和哀痛，當時最引起我好奇的事，不是爺爺的過世，而是香港人講的話我都聽不懂，只有叔叔和姑姑會講國語，而我的表姊和表弟都只會講廣東話。

在電視上看到的是一樣的黃色臉孔，聽到的卻是不一樣的話語。餐廳裡、路邊小販他們講的話不是國語也不是閩南語，更不是客家話，像是來到了國外，他們的穿著打扮、行為習慣，明明跟我們相像，連去拜拜的廟宇都跟我們差不多，可是他們的語言卻跟我們完全不一樣。

慢慢長大，念到中學，便開始聽出爸爸講話帶有一點的廣東腔，有些發音如果沒有認真聽會聽不懂。後來，問了爸爸有關廣東話的起源，才知道原來廣東話是中國的古漢語，有九個音，而閩南語是八個音，和廣東話同為古漢語系統中的方言。本來都在黃河流域一帶發展而成，後來因為戰爭而慢慢的南移到廣西、廣東、福建、臺灣和東南亞。而北京方言因語音少，且聲音優雅易學，遂成為普通話並流行於兩岸之間。說到這裡，我又發現，其實廣東話和閩南語在一些發音上還蠻相同的，例如：「國家」、「路」、「風」、「相片」、「電影」、「樣子」等許多的單音都是同音或近似音，這豈不證明大家的語言本來都出自同一家。



## 游

古云：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」，透過視野的參與，比書本上吸取知識來的更實際，旅遊對於每個人有不同的意義，不一樣的體驗有不一樣的故事，重點在於自己親身領略與感受，你的旅遊在這遼闊的天空下也會有個故事！

## 楓和雪

手中的雪慢慢的被掌心的餘溫融化，輕巧的水滴順著手背流下，看它從潔白的結晶，化為透明無色的水珠，很新鮮，因為不曾擁有過。

初次在加拿大留下我的蹤跡，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至今我仍記得那片潔白無瑕的雪地和那散發著橘紅



光輝的楓葉。那天，天氣寒冷，我是被媽媽用一層又一層的厚外套緊緊包裹著，面對眼前一片雪地，我想的是在雪地裡翻滾打雪仗，或是做一個身態

輕盈的精靈隨那飄雪輕舞；

然而，我只是緩緩的從雪地裡捧起薄薄的雪層，努力的看著，深怕一個不小心它就會從手中消逝，它是那麼的脆弱，它的純潔是那樣的令人嚮往，像未被世俗汙染過的嬰兒，雙瞳閃耀著晶亮的光芒，流露著一派的純真無

邪，剎那間，一陣冷風拂過，像數萬支冰凍的冷矛毫不留情的朝我襲來，刺入我的雙頰，睜開眼，我為眼前的景色震攝了，一片緋紅的樹葉就落在雪層中央，那紅是帶有暖意卻又有些許的滄桑，是那麼的堅毅，卻又那麼的不堪一擊，它的形狀都被那股紅襯托得另有一番風味，孤寂、溫暖集於一身，這麼矛盾，卻又覺得它本就該是如此。

霎時，我戀上的楓葉和雪，而那，都是屬於加拿大的，那個冷卻又有著低調神祕高雅色彩的紅白國度。

◎七愛/陳佳好